

漫步泸定桥

■谢克强

触摸一段厚重沧桑的峥嵘岁月。

大渡河泸定段古称“泸水”。海拔7000余米的贡嘎山与3000余米的二郎山隔河对峙，万峰合围、绝壁千仞，浩荡河水劈开幽深峡谷，如脱缰野马奔涌咆哮，势不可挡。这里自古便是川康咽喉、川西天险。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为打通川藏通衢、联通山河疆域，朝廷开始在此悬空造桥，是为泸定桥。这座承载百年风云的古桥，通体由铁铸就，铁件总重40余吨。整桥无一座桥墩，仅靠13根碗口粗的铁索凌空横贯河面，103.67米长的桥身悬空飘摇。两侧各2根铁索作护栏，中间9根作底链，铺板为桥。每一节铁环咬合紧扣，磨尽岁月锋芒，却依旧风骨铮铮、稳峙江河。

如今，当我终于踏上这座心心相念的铁索桥，脚踩层层木板，桥身随步履轻轻晃动，时缓时急、忽稳忽摇，恍若悬于天地之间。河风穿谷而来，裹挟着河水的湿润与清凉，桥下激流翻卷、涛声震耳，令人不敢轻易俯身眺望。往来游人擦肩而行，相向之时侧身避让，桥身晃动愈发剧烈。今人履板尚步步谨慎、心怀敬畏，遥想91年前，无板无蔽、无遮无护，枪林弹雨、烈火惊涛，红军勇士赤手攀索，以身冲锋，该是何等的惊天壮志、无畏忠魂。

从军16载，笔墨伴军旅，诗文写硝烟。我曾无数次落笔描摹长征壮举，复刻夺桥壮景，书写冲锋号震彻山谷，勇士蹈死出征的决绝豪迈。可纸上千言、笔下百韵，终究抵不过亲身仁立的震撼与滚烫。泸定桥，从来不是一方寻常山水景致，它是红军勇士以血肉之躯开辟的生命通道，是长征路上炽热的精神坐标，是镌刻在华夏山河骨血里、千秋不朽的丰碑。

1935年5月29日，是载入史册、光耀千秋的日子。为突破大渡河天险，摆脱数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红四团官兵昼夜奔袭120公里，披星戴月、涉险越障，如期飞抵泸定桥西，抢下生死战机。

可眼前绝境陡现：川军为阻红军北上，尽数拆毁桥面木板，只留13根冰冷黝黑的铁索悬空摇曳。对岸桥头碉堡林立、枪口密布，守敌凭险固守，机枪火炮严阵以待，妄图凭此天堑，将红军困死大渡河畔、重蹈历史覆辙。

绝境砺血性，危难铸忠魂。红四团官兵抱定破釜沉舟、向死而生的信念，决意背水一战、勇渡天堑。团长王开湘、政委委员杨成武在桥头侦察敌情，于河畔天主教堂紧急召开战前会议，遴选精锐、组建突击队。一营二连连长廖大珠临危受命，率突击队扛起夺桥重任。每一名队员佩冲锋枪、挎马刀、缠手榴弹，轻装疾行，整装待发。

当日下午4时，总攻打响。嘹亮号角齐鸣山谷，轻重火力同时开火，枪声、炮声、呐喊声交织，响彻峡谷两岸，震彻滔滔江河。蛰伏桥头的22名勇士，如离弦之箭，骤然跃起，向着悬空铁索、向着枪林弹雨奋勇突进。

光秃秃的铁索凌空震颤、飘摇不定，无寸木借力。脚下是吞舟噬岸的惊涛骇浪，身前是密如骤雨的呼啸枪弹，勇士们一手紧扣冰凉粗粝的铁索，悬空匍匐，稳步前移；一手紧握钢枪，随时应战。

峡谷狂风裹挟着战火热浪，在13根铁索上翻涌滚动、激荡奔突。勇士们骨子里淬炼的钢铁意志、绝境不屈的决绝风骨、临危破局的智勇担当，尽数迸发，凝作锋芒，无畏无惧、誓死冲锋。枪弹击中铁索，迸出点点火星，刺耳鸣响；硝烟笼罩河面，遮蔽山河天地、苍茫无际。

冲锋途中，有人中弹负伤、血染征衣，依旧咬牙匍匐、寸步不退；有人不幸中弹坠江，瞬间被激流吞没、壮烈牺牲，

以身殉家国、以血祭山河。前路未破、使命未竟，身后勇士无人迟疑、无人退缩，踏着战友血迹、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向前。紧随突击队身后，三连将士负重跟进，每人怀揣木板、随冲随铺，为后续主力打通生命通道。

勇士们浴血攀索、步步突进，终于冲破中段险关，逼近对岸桥头。穷途末路的守敌狗急跳墙，点燃拆下的桥板、泼洒燃油助燃，熊熊烈火瞬间封住桥头通道，妄图以火海阻隔勇士们冲锋、阻断北上之路。

千钧一发之际，连长廖大珠振臂高呼：“跟我冲！”他持枪率先冲入熊熊烈焰。一时间，一身征衣染烈火、漫烟火火呛口鼻，勇士们紧随其后向前冲去。守敌望见这群浴火冲锋、不惧生死的勇士，肝胆俱裂、丢盔弃甲，仓皇溃逃、四散奔窜。

整场血战不足2小时，红四团勇士以血肉破天险、以忠魂开生路，成功抢占泸定桥，接着收复泸定城，彻底粉碎敌军围歼企图，为红军主力突围北上杀出一条血路。

暮色四合、硝烟渐散，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的红一军团一师抵达泸定桥。缓步走上浴血重生的泸定桥，行至桥心，刘伯承驻足俯视，重重连踩3脚，深情慨叹：“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1935年5月30日，毛泽东率部走上泸定桥，抚过冰冷沧桑的铁索，凝望奔流不息的大渡河，对身旁的人说：“应该在这里立一块碑。”

岁月流转、山河日新，风雨洗尽硝烟，一座红军战士巨雕巍然矗立泸定桥畔，日夜守望大渡河。此刻我站在雕像之下，仰望勇士英姿，眼底满是山河锦绣，心中有无限崇敬。雕像镌刻记忆，铁索铭刻荣光，往来游人驻足静默、躬身致敬，岁岁年年、生生不息。

历史从不尘封热血。飞夺泸定桥的壮烈传奇，早已超越一场战役、一段史实，淬炼为永不褪色的精神风骨——是绝境逢生的无畏勇毅，是向死而生的纯粹忠诚，是信念如钢、初心如磐的家国担当。

作为一名老兵，我见过边关冷月、沙场硝烟，历经军旅风霜；此刻，当我仁立泸定桥头，远望大渡河水、近观泸定桥铁索、仰望英雄雕像，心中满是崇敬与笃定。军人的血脉，从来与家国相连；军人的信仰，从来与英雄相通。当年红军官兵用血肉之躯扛起民族希望、撑起家国未来，铸就不朽军魂。而今山河锦绣、盛世安康，我们后辈军人唯有传承先烈风骨、赓续红色血脉，以初心守家国、以忠诚护山河，才不负先辈热血，不负时代使命。

就要走了，我行走在这由木板与铁索构成的桥面上，耳畔是亘古不息的水声，指尖触及的是被岁月磨得光亮的铁环。每一步的轻晃，都仿佛叩响历史的回音。

是，桥，还是那座桥；河，依旧是那条河；而人间，早已换了新天。当我站在泸定桥上远眺，上游不远处，红艳艳的兴康特大桥宛若长虹，横跨天堑，一头连着海子山，一头接着二郎山，隐约可见车辆如梭，穿行于崇山峻岭之间。

古老的泸定桥与崭新的兴康特大桥同框而立，构成一幅跨越时空的壮阔图景：一座俯身河谷，诉说着岁月的沧桑，承载着历史的重量；一座飞跃云端，诠释着发展的速度，彰显着时代的力量。

红色记忆



没离开过那座小院，临终前专门嘱咐我：往后中秋，别忘了备月饼，供她和爷爷。

奶奶走后的第一个中秋，我独自回到那座老窑洞。院里的柿子树还在，枝头挂满柿子，红亮亮的，像奶奶提过的灯笼。精装月饼摆在遗像前，礼盒太亮，衬得黑白照片有些孤单。我进了灶房，找出面粉接好水，照记忆里奶奶的样子开始揉面。烙出的面饼颜值并不高，咬一口，干。我把饼一分为二，一半敬脚下这片土，一半敬去了远方的人。

捧着半块饼，我忽然读懂了爷爷那一代人。他们冲进枪林弹雨，只想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不再挨饿受冻，不再在炮火里过中秋。他们倒在了通往安宁的路上，把安稳留给了身后的人。涇水依旧流淌，塬上的窑洞渐渐空了，平地上起了高楼，这或许就是他们用生命守来的答案。

幼儿园的童谣又回响耳畔。当年祖辈拿血肉去换的，就是让如今的孩子能在亮堂的教室里，无忧无虑地唱“月儿明”。一轮月，两重秋。月光照尽世间缺憾，也照见我们怎样守护好这些甜。

雄风掠过天安门

■邓一非

国防纪事

1949年北京的秋风，裹挟着扫尽烽烟的浩荡之气，穿透近代山河破碎的沉沉阴霾，最终落于天安门巍峨的飞檐斗拱间，唤醒了沉睡千年的古都，也唤醒了一个民族的新生。

10月1日，这座承载沧桑巨变的广场，第一次被漫天红旗、鼎沸人声与滚烫的家国信仰彻底填满。开国大典阅兵分列式上，在崭新的五星红旗辉映下，整齐的阅兵方阵由东向西通过天安门广场。这掠过天安门的浩荡雄风，是无数浴血归来的将士以汗水淬炼、以赤诚浇筑、以生死托举的山河荣光。

彼时的华夏大地，尚未彻底告别战火硝烟。华南、西南战事未平，空袭阴影笼罩北京。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不仅是一场仪式，更是一支刚从枪林弹雨中拼杀出来的百战之师向世界的庄严宣示。

受阅部队由步兵第199师、炮兵第4师、战车第1师、骑兵第3师、步兵第207师619团、空军1个飞行中队以及海军部队代表等1.6万余名官兵组成，共动用飞机17架、火炮119门、坦克和装甲车152辆、汽车222台、军马2344匹。

受阅徒步方队是从不同战场走下来的队伍，带着各自的血性与烙印。走在最前面的，是海军代表方队。来自安东海军学校与华东军区海军的两个方队——海军军官方队和水兵方队，昂首通过天安门主席台时，广场上的群众为人民军队新出现的军种欢呼喝彩。他们身着深蓝色军服，白色大檐帽和水兵帽在阳光下格外醒目。其中多数人是原国民党海军起义官兵，队列动作带着鲜明的英式印记——手臂甩得极高，几乎与肩齐平，步伐跨度也比其他方队更大。

紧随其后的步兵方队官兵，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军装，颜色深浅不一，有的还打着补丁。他们大多来自各大野战军的英雄部队，脸上带着常年征战的痕迹：黝黑的皮肤，粗糙的双手，

眼神里有一种久经沙场后才有的沉静。他们走的是德式正步，手臂摆动幅度较小，步伐沉稳有力。

每一支队伍都有自己的番号 and 战史，每一张面孔都经历过炮火硝烟的洗礼。彼时，他们并肩走在同一条大道上，踏着同一个节拍，朝着同一个方向。他们心中无比澄澈：这踏出的每一步，是一个饱经沧桑的民族挣脱百年屈辱、告别无尽苦难、昂首奔赴新生的铿锵步履。

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中这样写道：“步兵部队、炮兵部队、战车部队与骑兵部队以等距离、等速度整整团整师地稳步行进，是检阅中历时最长的一段，一直顶到太阳西下。但是，人们不厌其多，不厌其久；人们互相询问着：‘这是什么炮呀？’‘这是什么人呀！’每个人都把别人当成全知者，想更多地得到对自己部队的知识。”

从这些受阅装备中，我们读到的是一部镌刻着血泪与抗争的“万国兵器谱”。坦克、火炮来自战场缴获，制式混乱、性能悬殊，各式枪械型号繁杂、新旧不一、口径各异。这些历经战火淬炼的装备，满身弹痕，遍体硝烟——它们是旧中国被动挨打、山河破碎的屈辱印记，也是人民军队浴血拼杀、奋勇抗争的峥嵘勋章。这些铁甲见证山河沦陷的苦难，也承载着军民抗争的信仰。当它们列队通过天安门，轰鸣的履带碾过路面——碾碎的，是旧时代的沉沦屈辱；奏响的，是新中国傲然屹立于东方的铿锵之音。

开国大典前，人民空军还未正式成立，家境贫瘠得让人心酸——举国遴选，仅17架战机可堪受阅，美式、英式等拼凑成队，性能悬殊，规格不一。没有成熟的编队战术，没有精密的导航设备，一代蓝天先驱仅凭肉眼辨识山河地标，以血肉之躯对抗硬件的匮乏，硬生生将参差各异的战机淬炼成横贯长空的磅礴阵列。

彼时北京的天空并未真正安宁，国民党残余势力伺机反扑，空袭威胁悬于头顶。为守护开国大典的绝对安全，周恩来同志亲自敲定绝密方案：4

架精锐P-51战斗机挂载实弹，隐秘编入受阅梯队。那一刻，这些飞行员不再只是接受检阅的官兵，更是枕戈待旦、随时迎战的空中卫士。

为弥补战机数量的窘迫，筹备组定下一计：速度最快的战斗机梯队，在飞越天安门、掠过万众目光之后，即刻低空迂回、长途折返，悄无声息重回阅兵空域，再次横贯长空。17架战鹰，凭着极致精准的速度把控与航线排布，在现场群众眼中化作26架战机的恢宏阵列。这震撼人心的长空盛景，不是国力强盛的张扬，而是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窘境中，拼尽全力绽放的尊严与希望。响彻云天的轰鸣里，藏着一个民族倔强的风骨，藏着一代军人纯粹的赤诚，更藏着华夏儿女奔赴光明与强盛的滚烫期盼。

鲜为人知的是，为了开国大典这一天，北京城曾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大典前夕，数万名群众自发扛着铁锹、推着小车，日夜不息地平整天安门广场的坑洼地面。公安部队和纠察队沿着长安街反复巡逻，排查每一处可能存在的隐患，连下水道口都不放过。通信兵深夜爬上城墙架设线路，卫生员背着药箱守在各个角落——没有人站在聚光灯下，但正是这些沉默的背影，撑起了那一天的万丈光芒。

大典当日的长安街两侧挤满了群众，汇成望不到头的洪流。他们中，有刚刚分到土地的农民，有穿上簇新工装的工人，有攥着彩旗的教师，也有手捧花篮的学生……当受阅方队映入眼帘，人群中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那是压抑了百年的呐喊。他们未必分辨得出火炮坦克的型号来历，但他们看得懂这支队伍眼里那股“再也不低头”的劲儿。这掠过天安门的雄风，吹进每一个人的胸膛，点燃了整座古城，也照亮了四万万颗等待新生的心缕。

这缕穿越烽烟的雄风，早已浸润山河，融入血脉，沉淀为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精神底色。它昭示后人：不忘来路沧桑，不负先辈赤诚，以初心承志，以笃行护安，让这股生生不息的家国雄风，永远照耀华夏前路。

短笛新韵

月光落进枪膛

■彭辰阳

农历八月，是一条竹扁担
青翠的竹节里，沁着边关的风霜
一头是哨位，月光落进枪膛
一头是故乡，炊烟爬上院墙

哨位上，钢枪映着中秋的圆月
想起母亲烤制的月饼，余温未凉
山河铺满谷香的金黄
戍边人的信念，年年抽穗生长

扁担声响，是巡线的脚步
是钢枪靠上哨台的轻叩
是远方万家灯火中
一扇柴门，被晚风推开

换届
一头沉，坠下去：
泰山关上长空的雁叫
雪山上未熄的篝火余烬
烽火台的狼烟，在风里散尽
还有半页家书，字迹被露水润湿
界碑前的年轻人，贴紧石头
拍下国徽的庄严，发给九月的学堂

再换届
一头轻，荡上来：
泰山日出，跃出云海
长江灯火，聚成星河
母亲的背影，立成村口一株老槐
烽火台下，山岗已被月光照白
巡回归来，靴筒倒出雪粒
炉火上的锅里
正咕嘟着川味挂面汤

农历八月
是一条扛着使命的竹扁担
竹节里，铜盔压出的印痕
渗出雪线
从延安窑洞的灯火
到眼前哨位的星芒
从西柏坡的电波
到今夜巡边的足音——
它们都在等破晓的潮声
为平安，押上韵脚

一瓣心香

路过省军区幼儿园，微风忽然送来几句清亮童声：“八月十五月儿明呀，爷爷为我打月饼呀……”我立在暮色里，这熟悉的调子一起，心底还是有东西在颤。

我幼时也跟奶奶学唱过这支歌。她总跳过前一句，只低声哼：“月饼圆甜又香呀，一块月饼一片情呀。”唱完便垂头不吭声，手掌反复揉着面团。年少时不晓得她为什么沉默，如今回望才懂，那里面藏着一整段没唱出口的岁月。

1948年秋，济南城外炮火暂歇。爷爷是工兵连长，披着一身硝烟；奶奶是卫生员，终日在漏风帐篷里换药包扎。中秋前夕物资紧巴，炊事班长蒸了几块粗面疙瘩，权当月饼。爷爷舍不得吃，趁着黄昏送到奶奶的帐篷外：“过节了，给你留了半块。”那只是半块被体温焐热的、边缘不齐的面饼，可在生死难料的战地，那是一名军人能捧出的全部。

奶奶伸手去接，炮弹的尖啸就来了。“卧倒！”爷爷猛地把她护在身下。弹